



# 当代文学大系

DANGDAIWENXUE DAXI

新文化运动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反映民众觉醒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创作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本书系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做了总结性的概括，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收其中。

## 青春无泯

季羨林◎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大系

# 青春无泯

主编 季羨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序 言

林贤志

散文，自由文学的骄子。

先秦散文，是中华民族自由精神的最古老的文字遗产。仅仅借此，全世界可以看到，在长城的沉重的砖墙底下，埋藏着怎样一个不屈的精魂。诸子百家的散文，令我们想起古希腊艺术以及发达的哲学。可惊叹的是，古希腊的艺术和哲学是在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国度里诞生的，而中国先秦诸子的散文，却萌发于一个黑暗的、混乱的、血腥的战争时期。马克思曾经把古代的希腊人称作“正常的儿童”，比较而言，中国人入世太早，是“早熟的儿童”。诸子作家更多地体现了现世的关怀，甚至包括老子和庄子；所有形而上的思索，都建立在普遍的惨痛的人生经历之上。他们的智慧、想象、思辨和讽刺才能，永远的竞技状态，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蓬勃的创造力，犹如辐射的道路，呈现出发展的无限多的可能性。然而，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一切就都随之结束，仿佛刹那间被收拾到一个魔盒里了。

中国历史如此一乱一治地绵延至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狂飙突进。文学变革是运动的第一波。前驱作家不复是徘徊于宫廷与山林之间的角色，他们是传统偶像的破坏者，一群蜕变中的新人。他们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是从西方盗来的“天火”；而引火的柴薪，语言媒体则都来自底层，是一种富于民主主义和自然主义特质的白话文。在新文学发轫期，散文的成就是突出的，鲁迅总结说是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五四散文拥有庞大的作者群，体式也相当完备，具有探索精神和特异风格的作家颇不乏人。其中随笔和杂感，这样与现代报刊唇齿相依的批评性文体，在五四的自由空气中，生势特别强旺。到了三十年代，随着“党国”的建立，危机就出现了。书报审查制度培育了一种畏葸的、谨慎的、顾左右而





言他的时代风格。在“五四”，思想和文学是在自由精神中同时结合到一起的，此刻已然断裂。幽默和闲适文字的大量出现，挣扎与抗争文字的相对锐减，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已经回到老路上去。一个时代的文学，只要缺乏了一种风格——异议的风格，就不能说是健全的。

先秦散文是一个古远的源头，五四散文是一个晚近的源头。中国散文自由写作的这两个时期，都称得上是“王纲解纽”时期，政治格局多元化时期。是传统社会的断裂和崩溃，形成了若干狭小的自由地带；这时，统治者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权力的内部纷争或对外战争上面，无暇顾及意识形态，思想和文学；霸权政治和霸权话语的暂时空缺，遂使文学，首先是散文得以恢复它的原生态。那是充分个性化、自由化的散文。

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的继承问题，由来不是被看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是当作可以随意取舍的个人所有物。其实，这是一个牵涉到诸多方面的远为复杂的问题。它超乎一般的观念之上，而与社会制度形态密切相关。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很难选择和接受产生于民主的、自由的、宽容的社会的精神遗产；这种情形，也正如开放社会很难吸纳专制时代那种畸形的、病态的产物一样。精神的自我超越，总是有相对的限度的。

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社会长期保持着一种“大一统”的局面，但是毕竟不同于历代王朝，有着许多新时代的特点。就体制而言，建国之初，基本上模拟苏联模式：权力集中化，经济计划化，公民组织化，以及斗争绝对化。意识形态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重大的政治运动，从整肃知识分子的反“胡风集团”，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在形式上说都属于“意识形态专政”。正统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德国式的哲学头脑与俄国式的革命意志在20世纪的结合；经由毛泽东个人的本土化阐释，又有了出色的发挥。在文化艺术方面，三十年间，其主流是延安文化政策及工农兵文艺的延续；古典文学，五四文学，外国文学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受到正规教育，出版的集中管理，以“民族形式”和“两结合”（“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为标志的写作规范所兼并。公共空间愈来愈小，文学传统日趋枯涸，作家也因之变得十分贫乏和保守，一种投机与趋同的创作风气遂蔓延



开来而终至于成为统治的风气。三十年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一体化写作，体制内写作，从题材、主题到风格，都是预先给定的。此间，虽然出现了一小批散文家如刘白羽、杨朔、秦牧等，但是，总括起来，还是走不出“教训文学”和“矫饰文学”的旧马厩。

值得深入发掘的是地下文学，那劫火中幸存的私人话语。张中晓的笔记，顾准的书信和日记，是最有价值的两种。这是散文的骄傲。有了它们的照耀，原来太阳底下许多光辉灿烂的珍宝，由是黯然失色。

文化大革命把恶推向极致。它以遍地荆棘暴露了由霸权话语所支配的文学的最本质的东西。长达十年，惟有限的几个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在台上跳踉，散文家是没有的。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段盛大的空白。它至少说明了，本真的散文，需要怎样一种自由环境，怎样一群独立不羁的灵魂。

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社会在大框架内发生了显著的变动。闸门适度拉开了。西方现代思潮通过各种渠道，逐渐渗透和漫溢进来。在市场自由经济赶赴化装舞会的同时，文学带着掩盖不住的伤痕亮相；接着，阴暗的现实生活，也随同记忆一起进入读者的视野。回忆录和报告文学，率先恢复了散文的诚实品格，但是精神仍然是卑屈的，委顿的，未及得到自由的伸张。90年代以后，经历过一场震荡，散文作家队伍除了相当部分留在原地之外，有两个部分分别向不同方向移动，而且距离愈来愈远。其中一部分在原野间逆风前行，人数甚少，挣扎，抵抗，进击，体态很不一致；另一部分进入无风的低地，一律作闲适状。五四时期著名的“周氏兄弟”的分野，代表着两大类分别的作家群。在现今作家中，从邵燕祥到张承志，从汪曾祺到贾平凹，都各各显示出这样两种不同的思想和美学追求。但是，必须看到，精神现象是复杂的。对他们来说，从思想本质到艺术成就，彼此间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异。还有一些作者，绝大多数被称为“自由撰稿人”，则在体制之外作着独立的表达。王小波对于科学的阐发，以及“假正经”文风；苇岸对“大地道德”的坚守；一平对人类文明的关注；筱敏对革命、民主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诗性叙述；还有刘亮程的“乡土哲学”等等，他们以创造性的个人化写作，重现富于时代特点的集体的苦难记忆，拓展了中国现代散文的



主题和风格类型。然而，同样在 90 年代，充满旧京派文人情调的随笔，以及娱乐性小品，比较上述富于思想的作家作品，毕竟占有压倒优势。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斗争。所谓个人性，其实并不包含价值观在内，而自由也并不能理解为对有限的公共资源的滥用。作家为何写作？如何写作？这个问题将一再逼使作家从头思考；对于中国作家的良知，对于中国文学的整体品质，它将构成为恒久的考验。

台湾和香港散文处在另一维度上。尤其台湾，五十年前后产生了一批颇有成就的作家。从评论家李敖、柏杨、龙应台，到抒情作家余光中、杨牧；从博雅的林语堂、梁实秋、董桥到写作“乡土散文”的阿盛；从叙说乡愁的王鼎钧、张拓芜，到描述人性人情的女作家琦君、张晓风、简媅，还有超脱于人间而喜欢云游高蹈的萧白等，都有着个人的各异的面貌。由于切断了与大陆母体的人文地理的联系，即使饱受传统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滋养，台港散文究竟缺乏那么一种博大、深沉、犷悍之美。遗憾是难以弥补的。

本书是中国五十年散文众多选本中的一种。没有哪一种选本可以定于一尊。选本之选，最后的选家仍然归属读者。选本既系文本，但也是一种批评方式，故选目因选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异，甚至判若云泥，这是不足为怪的。对于作品的评价，我们的标准是：首先它必须是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其次，才是特定形式中的思想倾向和文化内涵。对自由的感觉及态度如何，决定着思想的根本优劣。所以说，霸权思想和奴性思想是散文之敌。作为选本，一般而言，理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读者可以发现，收入教科书里的不少“名篇佳作”，在本书里是没有位置的。关于这，很可能出于下述两种原因：或者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原则，或者是违背了人权和人道的原则。随着档案的解密和历史的重审，那些写于专制、黑暗、荒诞岁月里的颂歌式作品，尤其是“高贵者”的作品，有理由首先受到质疑。

作为编选者，我们可以坦言不是那类动辄标榜“客观”“公正”的道德人物。需要交代的是，鉴于长时期以来文坛的倾斜和评坛的势利的状况，我们不能不把期待的目光，最先投向众多小人物和无名氏的身上。

世界本来是属于他们的。对于文学世界，也应当如此。

2000 年 5 月 3 日

# 目 录

|                            |          |
|----------------------------|----------|
| 序 言 .....                  | 林贤志(1)   |
| 不死的青春 .....                | 胡 风(1)   |
| 致牛汉 .....                  | 胡 风(7)   |
| 秋千 .....                   | 孙 犁(8)   |
| 冷却了的悲痛 .....               | 徐懋庸(14)  |
| 金字 .....                   | 赵树理(22)  |
| 画鸟的猎人 .....                | 艾 青(25)  |
| 偶像的话 .....                 | 艾 青(26)  |
| 小桔灯 .....                  | 冰 心(27)  |
| 叶笛 .....                   | 郭 风(29)  |
| 社稷坛抒情 .....                | 秦 牧(32)  |
| 花城 .....                   | 秦 牧(37)  |
| 茶花赋 .....                  | 杨 朔(41)  |
| 记一辆纺车 .....                | 吴伯箫(43)  |
| 序曲 .....                   | 韩少华(47)  |
| 筏子 .....                   | 袁 鹰(50)  |
| 内蒙访古 .....                 | 翦伯赞(51)  |
| 七只情雁 .....                 | 流沙河(64)  |
| 家书·给在工厂的次子——1974年于北京 ..... | 沈从文(75)  |
| 无梦楼随笔(节选) .....            | 张中晓(79)  |
| 日记(节选) .....               | 遇罗克(88)  |
| 怀监狱 .....                  | 聂绀弩(94)  |
| 怀念萧珊 .....                 | 巴 金(102) |
| 胡子的灾难历程 .....              | 张友鸾(112) |





|                        |          |
|------------------------|----------|
| 曼哈顿街头夜景 .....          | 丁 玲(119) |
| 哀蒙铁 .....              | 楼适夷(120) |
| 布衣 .....               | 吴伯箫(124) |
| 红泪 .....               | 柯 灵(126) |
| 王道 .....               | 张中行(131) |
| 梁漱溟 .....              | 张中行(135) |
| 一溜河沿——北京什刹海的一个角落 ..... | 张中行(139) |
| 欧行冥想录(节选) .....        | 萧 乾(143) |
|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       | 杨 绛(146) |
| 老王 .....               | 杨 绛(153) |
| 二月兰 .....              | 季羨林(156) |
| 神游 .....               | 金克木(160) |
| 写在房梁上的诗 .....          | 秦兆阳(162) |
| 亡人逸事 .....             | 孙 犁(166) |
| 菜花 .....               | 孙 犁(169) |
| 扁豆 .....               | 孙 犁(171) |
| 遗嘱 .....               | 黄苗子(173) |
| 向日葵 .....              | 冯亦代(175) |
| 枯叶蝴蝶 .....             | 徐 迟(177) |
| 狱中生态 .....             | 杜 宣(178) |
| 一个低音变奏                 |          |
| ——和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 .....   | 严文井(181) |



青

春

无

混

1

# 不死的青春

胡 风

—

《野草》题词底后半段：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  
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为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将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当时，1927年，正是蒋介石完成了罪恶滔天的叛变，把革命打入了地下的“静穆”的时候，正是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他不得不用火热的字句宣布了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的分别，在他们之前歌颂了在地下运行、奔突的地火，而且确信会一旦喷出，将烧尽野草和乔木。他看见了“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的时期。

然而，战士底战书或者成绩，有必要死亡与朽腐么？能够死亡与朽腐么？

在“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思想战士，他的全部愿望是黑暗底灭亡和新生底出现，他只是为了这而献身战斗的。献身，不是“孤注一掷”而是“余及汝偕亡”。“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



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更何况不只是“时弊”而是一部旧的历史，这个“地面”？用笔的战士也得抱着用枪的战士底心，用肉手托起炸药和敌人底碉堡同时粉碎。

但当然，战士底肉体 and 碉堡同时灭亡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照耀。而反映了现实要求，而且发生了战斗光彩的真实的生命，是会通到将来，且要留到将来的。白血轮和病菌的比喻，是只能当作为说出战斗的决心和战斗的诚心。

## 二

再看一看罢。

在以鲁迅自己为冲锋兵的人民革命派底第一个战斗年度，1918年，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惟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甘为萤火，期待炬火或太阳，而且以预计自己的消失为幸福。在这个勇迈前进的冲锋兵里面，同时就包含了这种无我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即使并不就完全等于今天我们所有的集体主义，但至少也应该是集体主义底一种初生状态了。因为是初生状态，它带着纯净的色彩，它含着无畏的生气。

到了他逝世的1936年，当从死亡暂时挣脱了出来，意识恢复了的时候，深夜静无人声，他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这个斗争着的世界和斗争中的人们：



青

春

无

泯

3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墙壁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一个人底生命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相通相关，这存在才是真的存在，这生活才是真的生活，就一定会觉得自己更切实，而且非生活下去不止了。只有能够无我者才能够找到真我；经过了18年的战斗和锻炼，他的集体主义达到了一种沉静光明的境地，有着深远的感受，含着无尽的潜力。

那么，朽腐算什么呢？死亡算什么呢？而且，怎样会朽腐，怎样会死亡呢？

### 三

力量总是从存在着的力量产生出来，生长起来的。

第一个，而且是最基本的源泉是祖国大地上的劳动的人民，劳动人民底纯真的生命，痛苦的负担或坚强的韧力。我们面前出现了年幼的闰土们（《故乡》），天真的游伴们（《社戏》），朴实的老船夫们（《社戏》），等等；接着，我们面前出现了中年的闰土们、阿Q们、华大妈和老栓们（《药》），等等。

从他们出发，就能够正眼地直对敌对的方面，祖国大地上的黑暗势力底冷酷和凶狠。我们前面出现了一幅“人吃人”的壁画，那上面君临着赵太爷们，赵白眼们，举人们，秀才们，假洋鬼子们，地保们（《阿Q正传》），等等。

幼童的鲁迅，受到了这样的哺养，受到了这样的洗礼，使他的血肉之身终于生长成了我们所看见的血肉之身。

因为是这样的血肉之身，所以才能够“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来壮大自己；因为是这样壮大起来了的血肉之身，所以，一到战斗底发花期的时候，就喷泉爆发似的，深情而又多情地叫出了亿万人所有的心里的声音：“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人类间应有爱情……”（《热风》）。应有爱情，也就是说应有斗争，一定要通过斗争。



就这样，革命的人道主义，破天荒地在中国大地上面奔涌出来了。那里面流贯着人民性或阶级性的火热的血液，对于千万的开始自觉的“人之子”们，劳动人民底先进分子们，怎样能够不发生光华而又坚强的吸力呢？

所以，在发动战斗的第一个年度，俄国革命底第二年，1918年，他就马上从俄罗斯大革命里面“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号召我们向这个曙光“抬起头”来。

所以，到了战斗的中途，又用总结性的明确的字句宣布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鲁迅底战斗开端，或者说人民革命派底战斗开端，那内在的根据当然是在欧战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底勃起和同时俱来的无产阶级底发育和觉醒，但对鲁迅或人民革命派说来，不管在逻辑性的主观认识上如何，却是诞生在无产者这一边，满怀着劳动人民底火热的渴求，带着初生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冲上前线的。

#### 四

然而，既然是人之子，那就当然不是神之子。他还要和战斗一同发展，他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是还要和战斗一同发展的。

战斗，一边是友，一边是仇。

对于仇，要“睁了眼”，愈看愈清，愈看愈深，他自己曾经用譬喻说过，像希腊神话里的巨人，热烈地拥抱他的敌人，为了把他摔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以对于敌人的认识和憎恨来养育自己，壮大自己。

对于友，对于人民，要“革命之爱在大众”，要“看地底下”，追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吸取露，吸取水”；为了得到身内的新陈代谢，因而才能够“挤出的是牛奶，血”。

那么，对于自己，临到需要执著什么的时候，临到需要割弃什么的时候，还能够不“心悦诚服”地顺着集体主义的要求的么？

他自己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青

春

无

混

5

他自己说：“到了打着自己的疮痕的去处，我就咬紧牙关忍受……”

一个思想战士，如果他的战斗要求不愿经过考验，那他为什么作战，又怎样能够作战呢？换一个说法，如果一个集体主义者不通过自我批评或自我斗争去获得战斗的实力，又怎样能够是集体主义者，有什么值得献出的呢？

然而，这并不是等于应该让苍蝇们来随便撒污，也不等于应该向暗地里掷来的“石子”和背后泼来的“秽水”鞠躬致谢，即使那是貌似“友人”或心虚的友人掷来泼来的。因为，自我批评或自己斗争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绝不是为了赢得一个谦谦君子的名誉的。在战斗过程中，难免有以不关痛痒处的或不到进入痛痒程度的“自我批评”做盾牌，靠了这，马上反过去污友为敌、以伪乱真的现象，但那和真的自我批评是并非一事的。

而真诚的思想战士，虽然对于自己，对于战友，绝不能“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总是在自我斗争中发展前进，但对于“怨敌”，就是到了力尽倒毙的时候，是“也一个都不宽恕”的！

## 五

是这样，才能够坚持战斗，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即使在“我的心份外地寂寞”的时候，也能够坚持战斗。因为，另一面，他正是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相通相关，能够“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

他能够再接再厉——

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

他也会欲进不能进——

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然而，思想战士，经过了人民底哺养和魔火底锻炼的思想战士，他是要决然前进的——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缥缈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

外。……

到这里，从“悲凉缥缈”的表情里面就奔涌出庄严宏大的境界了。因为，只要依靠身外的青春，那就通到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地球正在年青”，世上的青年没有也决不会衰老，身外的青春不但固在，而且还正在汹涌澎湃哩。大革命正在进军，旧中国正在沸腾，历史的青春正在含苞欲放。

面前又竟至于并没有真的暗夜。

真诚的战斗，总是乐观主义的，总是带着欢乐的旋律，至少也是通过苦痛而引发出欢乐的旋律的。

经过了锻炼的集体主义的战士，即使在离群的斗室里面，在单人的牢房里面，也还是集体主义的战士。身外的青春——人民底渴求和阶级的友爱倾注到了他的心里，使他充满了蓬勃的青春热力，能够通过冰河时代，能够征服暗夜！即使肉体朽腐，死亡了，但那青春的火焰已经熊熊地燃在身外，永不熄灭！

只有集体主义的战士才能通到将来，创造将来。是集体主义的战士，就一定能够通到将来，创造将来。

今天，炬火升起了，太阳出来了，那用毛泽东思想的名字照耀着中国，照耀着人类，连他都在内。

## 六

然而，他并没有“消失”，他在大笑，他在歌唱。

“待我成尘时我将微笑”；他在微笑，微笑在他那明净如水的目光里面，微笑在他那倔强不屈的牙刷胡子下面。

他在微笑，对着他的正在年青起来了的祖国；

他在微笑，对着不但征服了暗夜和死亡，而且正在年轻的活力里面着手创造历史的伟大的劳动人民；

他在微笑，对着正在解除掉“因袭的重担”，欢乐地向集体主义努力前进的、千千万万的年青的生命；

他在微笑，他确信劳动的人民和年青的生命们在毛泽东思想底指引下面一定会克服身外身内的困难，胜利地创造出祖国底青春，人民底青春，人类底青春。

1949年10月16日夜3时，急就，北京





## 致牛汉<sup>①</sup>

胡 风

牛汉兄：

刚收到信。这一段日子，回想起来，也实在不短呀！

吴平来，<sup>②</sup> 没有先打电话，所以没有见到。我想，她也一定很忙的。

在乡下，过得愉快，也过得忙，完全把外面世界忘记了，所以什么也没有写。<sup>③</sup> 速写也没有写。当时没有时间，现在呢，却觉得不必写。因为，那些都是很细小的人生，都是从卑微的感情生长起来的，但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或者失心的声音。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要我沉默！

但当然不会沉默，虽然差不多没有发表什么的地方了。不过，回来了今天整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写。为什么？疲乏之至，这种空气使人疲乏之至。工作？还在试谈中，也不过想把我塞在什么地方罢了。不必存幻想。

（中略）

那书店，是一个小市侩，看看风色，当然不肯印出那一则小文了。书出来以后，我要好好地读一读。你读过的那一些译诗，我一首也没有见到。你知道，劳动的穷苦人，吃点东西都成了养料，成了血泪，但富家子吃的山珍海味却不过借胃道过一过而已，根本不能吸收，就只有永远猴相下去。现在是，作家们都在求救于思想检查，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分，但我们吸收得真，也工作得真，

① 牛汉（1923—），又名牛汀，诗人，胡风友人。

② 吴平为牛汉同志的爱人。

③ 胡风自1951年5月至9月在四川巴县参加土改，土改结束后回到北京。



这就是一切！慢慢来罢。<sup>①</sup>

冬天夜是好。我现在就是觉得又热又冷得不好受。但又急切地想回上海看老婆和孩子。

叫不与我接近，不知是哪类人说的？如果是文艺圈子以外的人，那就可见影响之深广了。

我很好，很安定，很镇静。唯一所想的是烧起我的心来，写出一点即使不被人发表的东西。

握手！

10月27日

——1951年10月27日（自北京）<sup>②</sup>

## 秋 千

孙 犁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这几天，冬学里讨论划阶级定成分，人们到的很多。西头有一帮女孩子，尤其是学习的模范。她们小的十四五，大的十七八，都是贫农和中农的女儿。她们在新社会里长大，对旧社会的罪恶知道得很少。她们从小就结成一个集团，一块纺线，一块织布；每逢集日，一块抱着线子上市，在人群里，她们的线显得特别匀细。要买你就全买，要不就一份也不卖，结果弄得收线的客人总得给她们个

<sup>①</sup> “现在是，作家们都在求救于思想检查，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分，”此半句为“材料”中所引，并加注为：“胡风在这封信里表示了他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的讥笑和反对。”

<sup>②</sup> 此信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的第十五封信件。“材料”中将写信日期误作1952年。



高价儿。卖了线，买一色的红布做棉裤，买一个花样的布做袄，好像穿制服一样。

吃过晚饭，就凑齐了上学去，在街上横排着走。在黑影里，一听是她们过来了，人们就得往边上闪闪。只许你踏在泥里，她们是要走干道的，晚上也都穿着新鞋。

冬学设在小学校的大讲堂里，她们总是先到，等着别人。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女孩子们挤在前边一条长凳上，使得那条板凳不得安闲。一会儿翘起这头，一会儿翘起那头，她们却嗤嗤地笑。

李同志笑着问：

“今天谁点的灯啊？”

“是大绢！——大绢是模范。”她们喊着。

“咱们的冬学越来越热闹！”李同志说。

“这是——因为你讲话讲的妙！”那个叫大绢的女孩子回答，简直像是唱歌儿。

“我看是这个问题很重要！”李同志说。

“大家都想知道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分。”大绢笑了半截，强忍耐住了。

说着，屋里已经挤满了人，女的也不少。男人把板凳让出来，有的就坐到窗台上去。

“人到的差不多了，开讲吧！”

李同志站到大碗油灯前面。他讲什么叫地主富农，什么叫剥削。他讲到那些要紧的关节，叫大家记住，叫大家举本村的例子，叫大家讨论和争辩。那时我们的政策，有些部分还不如后来那么十分明确，比如确定成分的年月是“事变前三年到六年”。

先讨论村里明显的户，谁家 is 地主，谁家 is 富农。最后李同志叫人们再想一想，他严肃地说：

“根据我们讲的，大家看看还有遗漏的没有？”

人们沉静了一会儿。有几声咳嗽，有几声孩子哭，有几个人出去走动了走动。忽然有一个人报告：

“我不怕得罪人，我说一户：西头大绢家，剥削就不轻，叫我看就是富农。大家可以争取争取（就是讨论讨论）！”